

我們的赫德

葉建華

拾肆、廉吏列傳

「赫德」這個名字對大多數的人而言非常陌生，因為國中、高中的歷史課本，並未介紹過他。但是熟悉晚清歷史的人都知道，赫德是近代歷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英國人，一生追求爵士夢，而歷史給了他機遇，因緣際會，中國成為他實現夢想的政治舞台。從一八六三年到一九〇八年，他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長達四十五年之久，為中國海關及清朝財政作出重大貢獻，可說是締造了現代意義的中國海關，使之成為清廷少有的廉潔、有效率的機關。此外，他還是清廷的外交最高顧問，並且創辦郵政、參與籌建海軍，在清廷中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他與晚清政治是分不開的。

究竟赫德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的少年夢想是什麼？他如何進入海關，成為總稅務司，擘劃中國海關？恭親王奕訢為何如此賞識赫德？太平天國作亂，他如何義助李鴻章？曾國藩曾經期勉赫德那些話呢？購買軍火他有收取佣金（回扣）嗎？他如何創辦中國郵政？義和團事變後，他如何周旋於八國聯軍，使中國免遭被瓜分的命運？你想知道清史稿如何對赫德蓋棺定論嗎？本文是以清史稿的記載及中國海關密檔為資料整理的主要來源，期盼透過這樣的機會與你一起認識「我們的赫德」。

年少立志 東渡中華來

西元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一艘英國輪船緩緩駛進南中國海珠江口外的一座小島，甲板上的欄杆旁，倚立著一位金 藍眼、身材瘦



(赫德畫相，英國人，1835-1911年)

削、年約十九歲的英國青年，他緊閉著雙唇，雙眼凝視著遠方，似乎心中憋著很多話，不吐不快。忽然，他仰天大喊一聲：「總有一天，我會風風光光的回去。」不久，船靠岸了，他上岸看到這裡人民的語言、衣著、飲食、起居，完全與歐洲、英國社會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令他感到非常新奇與陶醉。這位年青人名叫赫德，他抵達的港口就是香港，自大清帝國手中割讓給英國已有十餘年了，這年是清文宗咸豐四年的夏天。

赫德 (Robert Hart)，英國人，西元一八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生於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赫德幼年時，家境並不怎麼富裕，六歲時，他的姑媽就將傳說中的顯赫家族歷史，告訴了小

赫德，崇拜英雄的本能，自此根深蒂固於其幼小的腦海中。有一天，小赫德居然一本正經的說：「我長大後，一定要重新光耀門楣，並且還要獲得一個爵位。」也許從小的爵士夢想，成為赫德奮鬥的原動力，在他小學、中學、大學的求學過程中，赫德均是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西元一八五三年，赫德在北愛爾蘭皇后學院獲得全學院獎學金第一名，隔年春天，正準備繼續攻讀碩士學位時，英國外交部在皇后學院招考前往中國領事館工作的人員，赫德知道後內心起了一陣強烈的悸動，對神秘的東方世界懷抱著幻想與強烈的西方爵士夢想，使赫德決定前往一試。當主考官看到皇后學院對赫德的推薦信及在校的優秀成績後，即決定免試予以錄用。赫德終於要離開學院前往東方，他回想起四年的大學生活，獲得了豐富的知識、培養成縝密的思考方法、接觸了各類人物，進一步熔鑄了他的堅韌、謹慎、不斷進取的精神和性格。赫德躊躇滿志、信心滿滿，準備到東方中國來實現他的鴻鵠之志了。

努力漢化 誓做中國通

赫德抵達香港後，先住在英國駐華公使館中，由於外國公使還不能進駐北京，所以英國政府就將駐華公使館及商務監督署設在香港，並且將派到遠東工作人員的任務也全權委由公使館決定。當時英國駐華公使包令(J. Bowring)正在上海，不在香港，所以赫德暫時留在香港，等待包令的指示。這天晚上，赫德獨自坐在陽台上，望著遠方海面上閃爍的漁燈沈思著：「我來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完成我的爵士夢想，那我所憑藉的條件是什麼呢？」，赫德手上端著一杯剛沏好的中國茶，隨著熱氣飄上一陣淡淡的茶香打斷他的思緒，他低頭看著茶杯上浮著幾片茶葉，啜飲一口茶，緩緩嚥下，「中國茶真奇妙，入口微苦，嚥下喉嚨後卻又甘美無比，齒頰留

香，真令人回味無窮。」赫德自言自語著。驀然，他腦海中靈光一現，「對了，我如果想在中國有所發展，實現我的爵士夢，就必須融入中國社會，把自己當作中國人，努力漢化，我所憑藉的條件就是比任何外國人都瞭解中國，我就是中國通。」想通了這個道理，赫德馬上以行動實現他的想法。這段期間，當同船的新進人員還沈浸在沿岸迷人的風光時，赫德總是往中國人聚集最多的市場、酒樓、甚至是碼頭，觀察攤販、工人、商人、平民的作息與生活禮俗，並且努力學習漢語。

九月初，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回到香港，立即接見這批新來的年輕人，並逐一詢問這一個多月來他們的所見所聞，包令於接見赫德時，對於赫德積極融入華人社會的想法，大表肯定與欣賞，最後他嚴格要求這些年青人要走出公使館到大街小巷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及努力學好漢語。赫德在香港停留了三個月，就被派往寧波的英國領事館擔任見習翻譯。他乘船先到上海，在這裡他才有真正進入中國社會的感覺。因為上海在鴉片戰爭前已經是一個非常繁榮的縣城，鴉片戰爭後，上海作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以其優越的地理環境最先發展起來。赫德匆匆離開上海，經陸路抵達寧波，寧波與上海同時開闢為通商口岸，但發展較為緩慢，英國領事館只有三人，因為事務不多，顯得較為清閒，赫德把握時間努力學習漢語。

幾天後，赫德獨自一人走在寧波街上，看著兩旁店家的老闆，忙著吆喝伙計做生意，這一切對赫德而言，都是非常新奇的。走著！走著！忽見前面的街角上，擠滿了人群，好像在圍觀什麼東西，赫德由於好奇心的驅使，便擠入人群中一探究竟。只見地上跪著一位年約二十歲的青年人，淚流滿面，衣衫破舊，面目清秀，略顯清瘦，可能幾天未閤眼，雙眼充滿血絲，在他的胸前掛著一塊木牌，赫德因剛到中



拾肆、廉吏列傳





拾肆、廉吏列傳



國，漢字懂的不多，所以不知道木牌上面寫些什麼字，只覺得這個年紀與他差不多的年青人很可憐，就將身上剛兌換來的銀子掏出一錠放在他的面前，圍觀的民衆不由嘖嘖稱奇，赫德隨後轉身離去。赫德回到領事館後不久，門口的守衛進來通報說，外面有人找他，赫德心裡覺得奇怪，他在寧波城除了領事館的人外並無其他朋友，他到了門口，看到剛剛跪在街角的年青人，此刻正跪在門口向他磕頭，赫德透過翻譯知道，這位年青人姓王名得仕，今年二十一歲，是位秀才，老父昨晚過逝，母重病在床，因為家貧如洗，無法為父安葬，只好在大街上學別人賣身葬父，跪了一早上，兩腳發麻，都沒有善心人士願意捐助，忽然有一位外國人投了一錠銀子在他面前，然後就離開了。王秀才問了旁人，才知道是領事館的人，於是回家安頓好老母，並拜託鄰居買了一口薄棺材收殮了亡父後，匆匆趕到領事館。赫德知道原委後，很欽佩王秀才的孝心，但因為赫德受的是英國教育，英國特別重視人權觀念，所以他並無收王秀才為奴的心意，但因王秀才報恩心切，最後赫德想了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聘請王秀才擔任他的漢文老師與隨身秘書，就這樣赫德的漢文突飛猛進，中國禮俗與官場文化也頗為瞭解，沒有幾年赫德就成了外商口中的「中國通」了。

初試啼聲 外交展長才

西元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三月，赫德調任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二等助理，結束了寧波的寧靜生活。四月，升任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的秘書，參與外交、政治機要。赫德之所以被迅速提拔，絕大部分歸功於他是一位通曉漢文與中國禮俗文化的中國通，另一方面也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英法聯軍占領廣州，急需翻譯人才。

在此先說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原因，西元一八五六年英、法兩國趁清廷內有太平天國之亂，自顧不暇之際，圖想謀取在中國更大的利益，因此對清廷的外交態度，也轉為強硬。十月八日，廣東水師在黃埔查獲一艘走私鴉片且註冊過期的中國船—「亞羅號」，並逮捕船上的兩名海盜及十名涉嫌船員，這本是中國內政，領事巴夏禮自恃有香港總督包令當靠山，以該船在香港註冊過為藉口，強令兩廣總督葉名琛道歉，葉名琛因忙於鎮壓內亂，欲息事寧人，但巴夏禮強攻虎門砲台並砲轟廣州城，葉名琛依然「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同時法國藉口天主教神父在廣西被地方官吏殺害，亦聯合英國派兵作戰。一八五八年一月四日廣州城破，總督葉名琛被俘，英法聯軍佔領廣州達三年之久，直至一八六一年十月，期間由巴夏禮為首而組成的三人聯合委員會統治廣州，但仍找了一位名叫柏貴的滿清官員擔任「傀儡巡撫」。

來到廣州的赫德此時在王秀才的教導下，已是一位通曉漢文的中國通了，他很快受到巴夏禮的重用。巴夏禮派赫德負責英法聯合委員會和巡撫衙門雙方間的聯絡工作，每天名為「探望」，實際是對巡撫衙門進行監控。「王秀才，你認為我該如何對待巡撫衙門的這些囚犯呢？」赫德一回到住處，連忙請王秀才來商量議事。「赫德先生，你怎麼會把巡撫衙門的官員當作是囚犯呢？」「巴夏禮先生他對待這些官員，都是一付咄咄逼人，不把他們當人看的樣子。」「赫德先生，你們現在頭頂大清的天下，腳踏大清的地，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只是暫時的，最終還是會透過談判，獲得利益後，將廣州還給朝廷。我們已經認識好幾年了，你來中國的梦想我很清楚。你想想，有朝一日，廣州仍由朝廷治理時，這些你們口中像囚犯的巡撫衙門官員，還是清廷的官員，你想在中國當官，如

果得罪了這些囚犯官員，將你曾經看不起他們或稍有不敬的事情傳出去，中國的官場可是很窄喔！稍一不慎，你很有可能永不翻身。」王秀才一口氣，將其中的利害得失剖析給赫德知道。只見赫德露出一臉欽佩與讚嘆的表情：「王兄，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知道該如何做了。」此後，赫德對待這些巡撫衙門的官員，展現了他舉止文雅、態度謙和的一面，不久，這些官員居然都對他產生了好感，遇有事情都極其願意與赫德商量。無疑地，赫德的表現與能力很快的得到了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及領事官員們的肯定，他的成功在於學會如何於極其尷尬的環境裡，給這些官員保住了面子，赫德覺得他似乎已經開始一步步履行他的爵士夢了。

進入海關 揮灑政治袖

西元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咸豐九年），赫德向領事館遞出辭呈，以便接受海關負責徵稅的工作。起因於赫德在對待廣州巡撫衙門官員的作風，頗獲繼任的兩廣總督賞識，另一方面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卜魯斯（Bruce）從前任公使包令的口中，得知赫德這位年青人頗值栽培與提拔，適逢廣州欲籌建新海關，清廷與英國都希望有一位通曉漢語的英國人協助籌畫，「中國通」的赫德自然成為雙方都能接受的人。赫德接受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Horatio Nelson Lay）的任命擔任廣州海關副稅務司，負責起草海關管理章程、防止走私辦法及鴉片稅則等工作。

西元一八六一年三月（清咸豐十一年）由於總稅務司李泰國因病返回英國休養，臨行特命赫德代行總稅務司的職權。這時的局勢正是英法第二次聯軍攻入北京，焚燒圓明園，咸豐皇帝前往熱河避難，恭親王奕訢奉命與英法談判，簽訂「北京條約」，不久咸豐皇帝駕崩，恭親王聯合慈禧太后正與軍機大臣肅順展開一場

政治權力角逐戰，經過一番鬥爭，恭親王掌握實際的權力，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由於清廷自鴉片戰爭以來，戰事接連失利，割地、賠款、開放港口通商等議和條約大傷清廷元氣，尤以賠款金額之鉅，更是令國庫入不敷出。而英法等列強，亦不樂見清廷無力賠款，因此便將腦筋動在關稅上，協助清廷整頓海關。恭親王奕訢是咸豐皇帝的親弟弟，當時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業務，如何依條約按時履行賠款，保持與各列強的均衡關係，是他最感頭痛的事情，因此「整頓海關」自然成為當務之急了。於是恭親王命令戶部左侍郎文祥電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到北京議事，可是李泰國剛好回國治病，所以赴京議事的重擔就落在赫德的身上了。

赫德得知將赴北京謁見恭親王，他認為機會難得，於是請來王秀才一起討論該如何應對。王秀才非常讚同赫德的想法：「赫德先生，這是一個絕佳的表演舞台，你要把握住幸運女神的眷顧。」「喔！你也這樣認為，那該如何因應呢？」王秀才整理他思緒，緩緩的說：「清廷現在最窘迫的應該是財政，所以你要從海關及商業這兩項生財之道著手。另外凡事應多多站在清廷的立場加以考量，英國及各列強的利益，暫時擺在旁邊，這樣對大人的前途較有幫助。」「嗯，沒錯，多承王兄指教。可否請王兄陪我一同進京，路上也可相互討論一些細節。」赫德顯然已將王秀才視為貼身軍師了。「好，在下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西元一八六一年六月六日赫德在總理衙門第一次謁見恭親王，這一次僅是禮貌性的拜訪，恭親王緘默不語，保持他的威嚴，倒是戶部侍郎文祥和赫德聊得蠻投機的。六月十五日再接見赫德，這一次恭親王放下了尊嚴，兩人從商業、財政、海關談起，氣氛融洽，赫德也準備了許多海關、財政的文件和統計表，詳細



拾肆、廉吏列傳





拾肆、廉吏列傳



的分析清廷目前的財政危機以及該如何應付。

「赫德先生，聽了你一席精闢的局勢分析，足令本王毛塞頓開，說實話在與先生談話之前，本王也曾召見許多洋人，聽見許多建言，但是都是爲了他們國家的利益而來。你是第一位站在我大清的立場，爲我大清著想的洋人。」恭親王眼露稱讚的表情對著赫德說。赫德心中吐了一口氣：「好在有將王秀才的話聽進去。」只見恭親王面對著一張地圖，指著中國的北方說：「老毛子，欺咱們大清朝太甚，它的地方已經這麼大，還嫌不夠，去年又從我們這裡拿走一塊地方。」赫德感受到的恭親王的憤怒。「赫德先生，請問改革之路千頭萬緒，本王該先從那裡下手呢？」「稟王爺，敝人認爲應先從改革海關制度開始。」恭親王雖然位高權重，但對於海關、財政、西方商業幾乎一竅不通，赫德努力的讓這位掌握大清帝國命運的關鍵人物去瞭解與認識西方文明。恭親王顯然對赫德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後赫德幾乎每天到總理衙門，兩人從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談到風土人情，也談到地理景觀，無所不談。赫德感覺到

他已得到這位大清朝權力核心人物的充分信任了。

六月三十日赫德到總理衙門向恭親王辭別，恭親王親自召集衙門裡大小官員爲赫德送行：「各位大人，我們的赫德先生，明天將要離開北京城了，這二十幾天來，從先生那裡本王得到很多。我們大清朝的洋務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著手，但是如果我們有一百個赫德，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在場的大小官員們，沒有一個人能想到，這位來自英國的年青人在短短的幾天裡，竟然能成爲恭親王口中「我們的赫德」，顯然他在王爺的心中，已經是自己人了。

恭王賞識 海關任老總

赫德向總理衙門官員辭行的翌日，就收到

正式命他代理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的公文，他很高興的離開北京前往天津。因爲有恭親王的支持，赫德在籌劃海關業務上，頗爲得心應手，在西元一八六一年七月至一八六三年五月赫德先後籌建了天津、烟台、漢口、鎮江、九江、寧波、福州等十個海關，並且著手統一各海關的徵稅手續和行政管理體制，他制訂了季度、年終統計報表、罰金、充公貨物帳目及海關人員薪資級別等章程，這一系列改革，革除了海關人員貪污中飽私囊的嚴重弊端，隨著海關的稅收額逐年增加，赫德贏得了清廷的贊許與信任，他在代理期間的績效已遠遠超過現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了。

咸豐十一年（西元一八六一年），清廷與太平天國的作戰，已逐漸控制長江中下游了，但爲加速打敗太平軍，恭親王接受了赫德的建議，決定購買軍艦，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三月十四日，赫德在上海接到總理衙門的公文，指示他寫信給正在英國休假的總稅務司李泰國，委託他購買船艦。赫德的想法除了幫助清廷與太平軍的戰事外，他的眼光乃放在肅清中國沿海一帶橫行無阻的海盜，以保護關稅，遏阻走私活動，恢復大清王朝的統治秩序。

這支艦隊有三艘巡洋艦、六艘炮艇，預算爲七十五萬兩白銀。艦隊司令是一位原任英國海軍的指揮官名叫阿思本（S. Osborn），艦上的官兵大部分是英國人，只有少部分是中國人。李泰國與阿思本秘密簽訂一份合約，合約中規定阿思本是唯一的中國海軍司令，只接受李泰國一人的指揮，而李泰國名義上雖然接受皇帝的聖旨，但可拒絕他所不滿意的命令，所以事實上成爲不受任何中國人管轄的「中間人」。赫德收到這項訊息後，他曾寫信力勸李泰國，凡事應多多站在大清政府的立場來考量，恭親王是絕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合約，但是李泰國完全不接受赫德的勸告。精明的赫德知道，

他必須慎重地考慮自己的退路。

西元一八六三年五月這支艦隊抵達上海，赫德立刻從漢口趕回來，會見上司李泰國。「李老總，我希望你立即撤銷與艦隊司令阿思本所訂立的合約，一切尊重大清國的主權，這支艦隊的指揮權應歸屬於大清國，而非老總你自己。」赫德一見到李泰國就開門見山的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是不可能的，這支艦隊的指揮權，我堅持原意。赫德，雖然你現在當的是大清國的官，但是你不要忘記，你是英國人，你在遠東的所作所為應以大英帝國的利益為最優先考量。」李泰國以一付上司教訓下屬的傲慢態度對赫德說。「什麼大英帝國的利益，我看是爲了你李泰國自身的利益吧！」赫德心裡這麼想著，但身體仍然恭謹的作揖，顯然他並不想當場據理力爭。「李老總，那麼就等總理衙門進一步的指示，我還有事先告辭了。」赫德離開李泰國的住處，回到辦公室立即將李泰國的想法通知北京的總理衙門。赫德於六月一日陪李泰國到了北京的總理衙門，恭親王對於李泰國擅作主張及不顧清朝利益的行爲感到非常的憤怒，他怒斥了李泰國，並且下令要他立即撤銷與阿思本所訂立的合約。可是李泰國對於恭親王的話並不當作一回事，他轉而向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求救，這讓恭親王的自尊心大受影響，他對李泰國的剛愎自用無法容忍，反而興起了解雇李泰國的想法，他令赫德重新擬訂五條合約。赫德審時度勢站在大清的立場，重擬了合約，內容是阿思本只是艦隊副司令，須受中國海軍司令的指揮，而且須受曾國藩與李鴻章等地方督撫的領導，李泰國只負責維修船艦的工作。這樣的合約很受恭親王及總理衙門的賞識，因爲他完全站在清廷的立場，但是李泰國與阿思本對這樣的合約根本無法接受，阿思本最後決定將艦隊帶回英國，但要清廷支付十萬兩白銀的遣散費。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九日阿

思本帶著艦隊離開中國，十一月十五日恭親王下了兩道人事命令，第一道是解除李泰國的海關總稅務司職務；第二道是由赫德接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

長毛作亂 義助李鴻章

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中旬，赫德在上海接到總理衙門的指示，命他急速前往蘇州斡旋李鴻章與戈登之間的爭執。歷史的舞台又再一次讓赫德發揮他過人的調和長處。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自從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西方列強便決定支持清廷，共同鎮壓太平軍，以穩定中國的社會秩序。於是就由洋人招募傭兵組成洋槍隊，因設備精良，戰鬥力強，故在對抗太平軍的戰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最早的洋槍隊稱爲「常勝軍」，由於總部駐紮在昆山，又名「昆山軍」。西元一八六二年九月常勝軍隊長華爾（F. T. Ward）被太平軍擊斃，將領幾經更換，最後由英國人戈登（C. C. Gordon）繼任，一八六三年九月李鴻章與戈登率軍圍攻蘇州城，遭到太平軍守將慕王譚紹光的堅決抵抗，李、戈二人的手下死傷慘重，於是便試圖誘降，被慕王嚴詞拒絕，但是他的部下納王郜永寬卻秘密地接受投降並刺殺了慕王，於十二月四日獻城投降。十二月五日戈登與李鴻章爲了軍餉的問題而心生嫌隙，十二月六日李鴻章下令處死所有太平降軍，戈登得知後非常生氣，寫了一封措辭十分強硬的信給李鴻章後就離開了蘇州，將軍隊帶回昆山，揚言要退出戰局。清廷對太平天國的戰事，正進入關鍵時刻，前線卻傳來將領不和的消息，讓恭親王急得要總理衙門速令赫德前往斡旋。

赫德帶著王秀才乘船離開了上海，由於王秀才是江南人，所以對蘇州、昆山一帶的地理環境十分熟悉。他們倆乘著小船緩緩駛過縱橫的河道，沿路看到很多到處遊蕩的兵卒和斷垣



拾肆、廉吏列傳





拾肆、廉吏列傳



殘壁。赫德問王秀才：「王兄，你對於李鴻章殺太平降軍這件事有何看法？」王秀才立在船頭，望著遠方的村莊，喟然一嘆說：「唉！殺降將一事於理上，應該是李鴻章的不對。但是，仔細一想，我是贊同李大人的作法。」「喔！你怎麼會贊成呢？殺降將在我們西方國家是一件背信忘義的卑劣行徑，不會受到原諒的。所以我認為李鴻章這次的行為將會受到戈登與外國人的唾棄。」赫德以受過西方教育的觀點，姿態極高的看著王秀才。王秀才見赫德趾高氣揚的談話，輕啞一聲的說：「今天假設此戰事發生在英國，而受降的軍隊沒有投降的誠意，仍然要求穿著原來的軍服、插上原來的旗幟且駐在原地，隨時都有再次叛亂的危險，試問大人你會怎麼處置？況且太平軍叛亂已逾十年，總督曾國藩的湘軍、巡撫李鴻章的淮軍，圍剿太平軍已到最後關鍵時刻，李大人精通兵法，不會容許在這個節骨眼出半點差錯，以致全功盡棄。赫德大人，你試著站在李大人的立場想一想，就能諒解他的作法。戈登將軍雖然幫助清廷，可是戰事拖愈久，他所獲得的利益，也就愈多。況且太平軍與清廷誰勝誰負，對他並沒有多大影響。但是我想大英帝國應該是希望大清國戰勝吧！以維護其國家的既得利益。」王秀才一口氣將其間的利害得失分析給赫德聽，只見赫德低頭沈思不語。

幾天後，他們到達被戰爭毀壞的蘇州城，找到巡撫衙門，拜會了李鴻章。李鴻章慎重的告訴赫德，對於處死太平降軍的細節，赫德內心直呼：「了不起，王秀才的想法竟與李鴻章一樣。」也多虧之前與王秀才的長談深思，赫德立即表示贊成與支持之意：「李大人，你的處境與想法，我能諒解。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戈登將軍能回心轉意，再投入戰場。這也是恭親王派我來此的主要目的。」李鴻章對於赫德的表態支持也大感訝異，他原先認為這位英國年

青人應該不會認同他：「赫德先生，非常感謝你的支持。要讓戈登將軍回心轉意，投入戰場的魚餌，我已準備妥當，就缺一位放釣竿的漁夫了。」「李大人，可否耳聞其詳。」「可向戈登說對於殺蘇州降將的事情，李鴻章願承擔一切責任並對外界表明是我下令殺的，戈登事先毫不知情。另外，常勝軍的軍餉我一律供應無虞。」「既然，有這麼好的魚餌，那這位漁夫，我赫德就當仁不讓了。」「赫德先生，你的漢文講的真好。我們就這麼說定了。」李鴻章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開懷地說。

赫德帶著王秀才離開蘇州前往昆山尋找戈登，時值嚴冬，雖是江南，仍是雪花紛飛，銀白一片，煞是好看，可是赫德無心欣賞沿途雪景。因為戈登好像有意與他捉迷藏似的，行蹤飄忽不定，他們倆吃足了苦頭，找尋了幾天，終於見著了戈登，赫德將來意及李鴻章的意思，完全告訴了戈登。」戈登爲了兵士的軍餉，早就有意回去，只是下不了台階，正好李鴻章拜託赫德前來，給足了面子。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年）二月一日，戈登、李鴻章與赫德在蘇州達成一致協議後，戈登率領常勝軍重新投入戰場。七月，清軍攻陷南京城，困擾清廷十餘年的太平天國終於底定，比預期的快了幾個月。

赫德完成這次艱難的使命，李鴻章上奏朝廷，奏折上說：「赫德總理洋稅，接濟餉需，用資戰勝，請求加封赫德爲按察使。」

用人唯才 海關新氣象

赫德於接任海關總稅務司時，中國工商業尚未萌芽，海關稅收多涉及洋人，身爲洋人之一的赫德，工作分寸如何掌握並非易事。他往謁兩江總督曾國藩商談，曾國藩告以：「凡一切華洋交涉，如屬對雙方有益，本人無不贊成；如對洋方有利，對華方無損，亦可照准；但如

有損華方，雖有益洋方，必予斥駁。」赫德認為曾國藩的這項政策明達準確，十分贊成，此後涉及華洋事務者，概本此原則。因而導致部分英人認為赫德親華，甚至有詆為「英奸」者。

西元一八六五年冬天，三十一歲的赫德決定請假半年，回到英國娶親。就在出發前，他向總理衙門建議派遣一個非正式的考察團，由他陪同出訪歐洲各國，為將來派遣各國使節作準備，同時為同文館雇請幾位西洋教師，這項建議獲得了恭親王的支持。這個非正式的使節團，赫德由同文館的學生中挑選出三名學生，每一名學生都各自精通一種語言。同文館是在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由總理衙門設立的一所學校，設立的目的是為培養外交翻譯人才。但是赫德認為同文館的教育方式是閉門造車，有必要將學生送往國外去見習，開拓視野並學習語言，其實赫德背後的真正用意是為了插手中國外交而作準備。赫德一行人於一八六六年五月初到達法國馬賽，這個非正式的使節團在赫德的安排下，參訪了英國、丹麥、比利時、瑞典、俄羅斯、德國等國，算是稍稍開了眼界。

赫德於冬天回到了英國，除了如願地娶到美嬌娘外，還帶回他一生中最忠實的朋友—金登幹（J. D. Campbell）。金登幹於一八三三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比赫德長兩歲，他曾在英國的財政部工作六年，擅長主（會）計業務，赫德就在金登幹的協助下，在海關開始著手建立一套嚴密的會計制度。在此之前，中國海關的會計帳目只有一個籠統的、類似中國傳統的四柱清冊的總帳。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後，對於海關稅收的上繳與留用及海關經費的開支，要求必須充分的、真實的一筆一筆記錄。在金登幹的協助下，赫德對海關會計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將全部收支總帳分為A、B、C、D四個帳戶。A號帳戶為海關經費的支出帳，

B號帳戶為海關沒收和罰款收入帳，C號帳戶為船鈔收入和用於航務設施的提成帳，D號帳戶為所有其它規費收入和開支帳；A號帳戶每月結算一次，B、C帳戶每季結清一次，所有海關可以自行處理的結餘，一律存放於指定的銀行，沒有總稅務司的允許，各關稅務司不得截留，這套會計制度，當時被譽為新的國庫制度。一八七四年赫德又在總稅務司之下，專設掌管會計之正副稽核，正稽核專門巡視各口海關及檢查帳目，副稽核長駐北京，負責查每季呈報的例行帳目。這套會計制度是將英國的國庫制度應用於中國海關，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此外赫德又大刀闊斧的改革統計制度、錄用人員的考試制度及風紀考核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徹底的改變中國的海關生態，成為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的海關，杜絕中國海關盛行的貪污風氣，有利於中西雙方的貿易及提高清廷的稅收，在赫德主政下的中國海關，稅收穩定的成長，除了用在分期償還列強的賠款外，有一部分也用做清廷辦理洋務及自強運動的經費來源，於是赫德更受到清廷的重視了。

購買軍火 回扣不可貪

西元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赫德深感需要各方面的情報，而且有很多事情需要在英國處理，於是決定設立倫敦辦事處，選定金登幹為其駐英的代理人。赫德將清廷的政局、對外政策、海關事務以及他本人的私事都告訴金登幹，指示他在英國及歐洲展開秘密活動，為清廷辦理外交、商借外債、採購軍火等事務並蒐集各國政治、經濟、軍事的資料，隨時向他報告，以方便赫德研判局勢。

一八七四年四月，日本以琉球漁民在臺灣遭高山族人殺害為理由，派兵侵佔臺灣，此事件最後清廷雖以賠款五十萬兩白銀了事，但卻引起清廷對海防建設的重視。恭親王密令赫德



拾肆、廉吏列傳





拾肆、廉吏列傳



暗中向歐洲的軍火商洽詢購買所需軍艦的價格，其實赫德早在當年第一次謁見恭親王時，就力勸清廷建立一支小型艦隊，所以他對軍艦的購買早就蒐集了很多資料，赫德密令遠在歐洲的金登幹負責與軍火商接洽。採購的過程頗費周折，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赫德處理佣金問題的態度。佣金就是推銷商品的回扣，這個問題在十九世紀的英國頗為盛行，許多商人就靠吃回扣而生活的。金登幹在與軍火商談判時，就公開提出這方面的要求，但是在徵求赫德的意見時，赫德對這件事持保留意見。但是金登幹仍然不死心的告訴赫德說：「赫德先生，您可能不知道倫敦辦事處每月的開銷有多大，我對於佣金的處理，並非要佔為己有，而是要用於辦事處的午餐、馬車、房租以及其它秘密活動經費等開銷。這樣的用法，應該不會為你帶來任何麻煩。」赫德對於金登幹的說法，沈默了一段時間，沒有表示意見，雖然金登幹所說的將佣金用於公務上的開銷並無違法的地方，但是他心裡總覺得不妥，於是找人將王秀才請來商量，王秀才仔細聽完赫德的話，起身踱步，沈思了一會，最後他開口說話：「赫德大人，經在下深思熟慮後，決定送大人十六個字。」「喔！是那十六個字？」赫德滿心期待又好奇的問。「動見觀瞻，人言可畏，草木皆兵，不可不防。」王秀才輕揮手中摺扇，徐徐的說出。赫德聽了這十六字真言，腦海中猶如當頭棒喝，心中立刻澄明，雙手一拱向王秀才作揖說：「多謝提醒，受教了。」

赫德立刻回信給金登幹：「對於你提到要將佣金用於公務的作法，我在此堅定的表示反對。並非我對你的操守不信任，而是我相信你一定會履行諾言，將回扣用於公務的開銷上。但是你可知道並非每一個人都像你金登幹一樣，如此大公無私，既然我無法保證每一個人都大公無私，所以只好反對收取回扣，以建立

海關清廉的制度。至於你辦公經費拮据，我會想辦法多增加一些經費給你，但是也希望你能多多節約。」赫德在中國建立的海關制度，力擋貪污腐敗風氣，自己又身體力行，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應當予以肯定。

開辦郵政 恨鐵不成鋼

中國的郵遞事業開始於周秦時代，那時的官辦驛站主要是為傳遞官方文件、命令和軍情。從明朝開始除了官辦驛站外，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沿江沿海，漸漸興起了民營郵局，為商民傳遞信件。清朝的民營郵局，則進一步發展有數千家之多，但規模都不大且侷限於一個地區，相互之間很少聯絡，所以無法在全國形成一個綿密的通信網絡。中英鴉片戰爭以後，英國首先在通商口岸設立郵局，稱為「客局」。英法第一次聯軍之役後，各國公使進駐北京，他們要求清廷的驛站為其安全的傳遞信件。

赫德在擔任海關總稅務司後不久就開始注意郵政問題。西元一八六七年他發布第一件有關郵政的命令，詳細規定了北京到天津之間，經過海關傳遞信件的方法和收費等問題。西元一八七七年，日本開始在漢口辦理郵政業務，引起九江關稅務司葛羅禮的注意，他向赫德建議說：「日本在中國內地設立郵政局運送中國郵件到外國去，是一種不合理的特權，中國當局應該予以糾正。從私營郵局的數目判斷，官辦郵局是可以獲利，對人民也是一件好事。」赫德將葛羅禮的建議呈送總理衙門討論，最後批准由海關試辦郵政業務，赫德指定津海關稅務司德羅琳從一八七八年開始試辦北方各通商口岸和北京、上海等地之間的郵政業務。

但是海關郵政業務的發展並不順利，先是遇到了列強「客局」的挑戰，因為列強的掛號和普通郵件，收費低於中國海關的郵費；接著受到民營郵局的壓力，由於海關開辦郵政最初

的設想是由中國輪船義務運送信件，如此就無須支付任何郵費，但如此一來各輪船公司，只是虛與委蛇，應付應付，常發生郵件寄送不到的情形，缺乏積極性，但是民營郵局卻聯合起來，付費給輪船公司，贏得輪船公司船東的信任；其次是心理因素問題，因為中國人不太習慣郵資預付的方法，傳統認為收信人付錢比寄信人付錢更安全、投寄速度可能更快一些；而最大的反對因素，來自於清廷內部的態度，雖然北洋大臣李鴻章對赫德試辦郵政，表示鼓勵與支持，並且答應在實驗成功時，由他正式出面建議改為國家郵政局，但是由於清廷財政拮据，設置國家郵政局所須經費及人事非常龐大，所以朝廷內部非常消極。

這些情形讓赫德心中，非常焦急，因為這是國家的基礎建設，鄰近的日本自明治維新後，進步神速，國力大增，對中國東北更是虎視眈眈，赫德認為中日發生戰爭是遲早的事，以清廷北洋艦隊的實力能否擊敗日本的海軍，赫德實在沒有絕對的把握。西元一八九三年，清廷終於開始認真考慮郵政事務了。一八九五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忍辱負重，銜命前往日本訂立馬關條約。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緒二十二年），清廷宣布成立郵政總局，隸屬海關並諭旨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兼任總郵務司，創建中國的現代郵政是赫德多少年的理想，經過他的努力奮鬥終於有了結果，但是赫德並沒有感到絲毫的喜悅和興奮，相反地，他卻感覺虛度此生，因為甲午戰爭失敗後的中國距離他企盼的現代化中國極其遙遠，他已經六十二歲了，感覺到自己的老邁，感覺到力不從心，感覺到無可奈何的悲哀。

戊戌辛丑 無語問蒼天

自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清廷內部激起了

改革變法的聲音，很多讀書人如康有為、梁啟超將北洋艦隊的戰敗，歸究予清廷只重視船堅砲利，而完全忽略了制度上的通盤變革，惟有建立一套可長治久安的治國之策，才不怕慈禧太后等守舊派擅權亂政。西元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緒二十四年）的夏天，「維新變法」就在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下，轟轟烈烈的展開了。而這一天，赫德沒有留在北京城裡，卻啟程前往北戴河休假，這是赫德留在中國四十幾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光緒帝的維新運動，僅僅維持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慈禧太后的干預下流產了，史稱「戊戌變法」。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的這一天是九月二十一日，赫德又「正巧」地回到了北京城。歷史神秘地安排了這個巧合，讓那麼關心中國改革的這位英國人避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防止赫德失去慈禧太后的寵幸，為他保留了兩年以後充當清廷和八國聯軍議和談判的中介人資格。

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九年的大清國面臨了被列強瓜分的危機，首先是德國派兵強佔膠州灣，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接著俄國強租旅順和大連，遼東半島等於被控制了；法國跟著要求得到海南島、廣州灣、兩廣及雲南；英國要租借威海衛、香港新界及畫定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日本則染指福建。赫德看到列強對於清廷的予以予求，感到非常的灰心喪志，「唉！我費盡一輩子的心血，幫助的國家，原來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早知如此，我五年前就應辭掉海關總稅務司的工作，接受英國政府的聘請，擔任大英帝國駐華公使。」就在赫德預言中國在劫難逃的時候，美國適時提出「門戶開放」的建議，使瓜分中國的趨勢和緩下來。但是，危機也是轉機，只是這個轉機將把中國再度帶入一個是福、是禍不可預測的深淵泥潭中。



拾肆、廉吏列傳





拾肆、廉吏列傳



西元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慈禧太后正式下令向八國聯軍宣戰，北京城內外烽火連天，到處兵荒馬亂，赫德早在十天前就已經發覺清廷和各國已難免一戰，因此立即關閉海關總署，下令所有人員躲到英國領事館。在戰事進行中，領事館對外的一切通訊完全中止，赫德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繫，赫德的住宅和海關總署都被義和團燒燬，英國政府及各國一度以為赫德已身亡，列強紛紛覬覦海關總稅務司的寶座，所幸赫德即時與總理衙門聯絡上。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挾持光緒皇帝倉皇逃離前往西安，途中任命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為議和談判代表，八月底慶親王命赫德協助安排與各國談判事宜。赫德寫了多篇文章發表在歐洲的報紙刊物上，他力主維護大清帝國主權的完整，極力反對八國聯軍瓜分中國，他很有遠見的認為，義和團事件是漢人反對西方列強侵略壓迫的民族性反應，他們的手段是錯的，但是他們的想法是對的，西方列強如果無法以平和的手段試圖去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讓中國更強大的話，則列強根本無法在中國獲得更大的商機。如果更進一步的想瓜分中國，那麼這隻東方沈睡的巨龍將隨時甦醒，義和團事件亦將不斷的發生。

這幾篇文章一發表，歐洲很多報紙，甚至英國，都認為赫德根本就不是英國人，他完全站在清廷的立場，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著想，對於赫德非常不諒解。但是赫德在與各國的協調會議上，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因為畢竟他在中國已生活四十幾年，比在他的祖國——大英帝國，生活的時間都還長，他瞭解中國的思想與人民，這個國家的人民，已逐漸甦醒了，他背後隱藏的那股無法估計的力量，正在逐漸加大。西方列強如果無法正視這個問題硬要瓜分中國的話，那麼若干年後，各國將會嚐到更大

痛苦。赫德的這些話，明顯地被列強政府慎重的考慮了。各國政府除日俄外，紛紛表示支持清廷繼續存在，不再瓜分中國，只要求賠款和其他商業利益。

赫德仰天舒了口氣，「噓！我總算對得起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了。」慶親王和李鴻章在會議結束後，拍拍赫德的肩膀，表示感謝並加封他為「太子少保」。可是赫德卻無語問蒼天，「中國的苦難，到何時才能結束？」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慈禧太后為答謝赫德贊襄和議之功，特召入覲並賜「福」字。

韶華易逝 愆壑難填心

西元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五月，赫德正忙著為妻子和兒女準備回國的行李，同時他也正悄悄地為他的接班人選而佈局。忽然，他接到一份新的諭令，內容是任命鐵良為海關督辦大臣，唐紹儀為會辦，而海關所有的事務和海關人員的任命權歸也歸由他們管轄。赫德對這份命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早在一九〇二年支持赫德的元老重臣李鴻章、劉坤一相繼去世後，張之洞、袁世凱、鐵良這幾位提倡新政的人物，建議逐步收回海關主權。另外隨著留洋學生回國效力的影響，在清廷內部也出現反對外國人把持中國海關的聲音了。赫德為此事拜訪了海關督辦大臣鐵良和會辦唐紹儀，他們熱情地接待赫德，並告訴他總稅務司體制不變，只不過要求總稅務司除了向外務部匯報有關事務外，還應向他們兩人匯報，此外則一切不變，總稅務司仍有委任、調動、辭退等權力，原有的章程繼續有效。

赫德知道總有一天中國將取得全部海關控制權，中國海關是中國人的海關。對於這道命令儘管赫德不希望列強強行干預，但是英、法等國使館還是進行了干預，他們要求清廷作出不打算改變現狀的書面保證。為此清廷的外務

部（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只好發表一份聲明，表示海關仍維持現狀。赫德認為他在海關的地位，只要他留任，就不會發生變化，所以他打算留下來阻擋這種改變，儘管他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他長期待下去，所以他決定再幹一陣子，最後以請假離職的方法，將總稅務司的權力交給他的「小舅子」—副總稅務司裴式楷，這是他的如意算盤。由此可知，晚年的赫德對權勢的貪婪令人吃驚，他完全成了權勢役使的奴隸。

西元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三日（清光緒三十三年），從英國倫敦傳來一則不幸的消息，赫德的得力助手兼好友金登幹去世了，赫德非常感傷，他失去最親密的朋友，不得不正式面對離開的問題了。一九〇八年元月，清廷正式批准赫德回英國休假一年，並賞加尚書銜，由副總稅務司裴式楷暫代他的職權。赫德離開北京那天，他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留下一張字條：「一九〇八年四月十三日上午七時，鷺賓·赫德走了。」他意識到，他不會再回來了，有感傷、有眷戀、有遺憾、也有無可奈何。

北京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人潮，除了清廷外務部和稅務處的官員外，還有各國使館的代表、清廷的樂隊、各國駐軍的軍樂隊及專屬赫德個人的小樂隊。當赫德出現時，鼓樂齊鳴，好不熱鬧，赫德強打精神，一一向道別者謙恭致謝。他登上了輪船，回首再看一次，奉獻一生的中國大地，憶起十九歲東渡中華來，正是翩翩美少年；七十三歲西返英國去，卻是垂垂老朽者，真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備極榮寵 不枉此生行

就在赫德回國後不到半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幾乎同時殞天。眼看著自己為之服務一輩子的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的內心有著孤臣無力可回天，亡國之臣的悲哀。西元一九

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清宣統三年），赫德終於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病逝於英國白金漢郡的麻羅鎮，享年七十六歲。清廷特旨褒揚優恤，加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這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獲得的最高榮譽。但是，三個星期後，這個授予赫德榮譽的大清王朝覆滅了，他們同時畫上了句號。

在此提供一組數字說明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以來對清朝的貢獻：一八六三年赫德初任總稅務司時，清廷海關徵貨稅銀為六百三十八萬兩；一八七七年徵貨稅銀為一千二百萬兩；一八九七年徵貨稅銀為二千二百七十四萬兩；一九〇七年赫德離職回英國前，徵貨稅銀為三千三百八十六萬兩。這樣一筆巨大的收入，對清朝末年負債累累的財政，當然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清廷認為赫德布置周密，擘劃精詳，收數遞增，確著成效，難怪對赫德感激涕零。

清史稿對赫德的一生貢獻蓋棺定論為：「赫德久總稅務，兼司郵政，頗與閩交涉，號曰『客卿』，皆能不負其事。」是一個「食其祿者忠其事」的大清忠臣。

赫德少年的爵士夢，也在一八九三年完成了，這年英國女皇有感赫德對中、英兩國的貢獻，正式受勳封他為男爵。如同赫德生前所常說的一句話「誰笑到最後，誰笑的最好」，人生不正是如此嗎？♥

【參考書目】

1. 清史稿·赫德列傳，趙爾巽等撰。
2. 赫德傳，盧漢超著，上海人民，1986年初版。
3. 赫德爵士傳，王宏斌著，北京文化藝術，2000年初版。
4. 孤獨的外來者：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趙長天著，上海文匯，2003年。
5. 新編古春風樓瑣記十八、十九，高拜石著，台北正中，2003年初版。

（本文作者現職為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專員）



拾肆、廉吏列傳

